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林公案 第十五回 巧遇凶徒甕中捉鱉 私通寡婦海底翻瀾

且說當下張幼德在客店中無意遇見何二、許福恰好談起高尤氏的案子，正自入港，暗想：這兩個一提起高尤氏的案子，便撞天價叫起屈來，確是有些蹊蹺；但須得想個法子，套出他們口氣，再看形色。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，便道：「說什麼林青天，木青天，做官的人，總是一鼻孔出氣，哪裡真能替人民造福？古語說，官只為官。那高尤氏在臬台衙門並未翻供，聽說已擬定罪名，專待京詳回轉，就要處決。說來也覺可憐，只便宜了那正凶。」何二接口道：「怎麼不是，那正凶的福分，可大極了。」幼德故意說道：「我真不能心平，若端的遇見兇手時，俺縱然打他不過，咬也得咬他一口，方消得心頭之憤。」何二笑道：「兇手能一口氣連殺二人，他的本領也自可知，就算真個遇見，恐怕你也奈何他不得。」幼德憤憤地從懷中撈出一把裁紙刀來，向二人說道：「有了這把刀，難道還戳他不死？」引得二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樣的刀，殺雞還怕嫌鈍，你道竟能殺得人麼？殺人第一要有膽量，照你這種庸懦，固然休想；二來要有鋒利的傢伙，才能得手。」幼德垂頭喪氣道：「鋒利的傢伙，我卻從未見過。」此時何二見他有些傻氣，一個忘形骸，竟從靴統內拔出一把刀子道：「得有此鋒利，才殺得人。」幼德抖抖地接在手中，仔細觀看，那匕首的開度，恰與屍格上所填的相同，口中連稱好刀，心中已有把握，當即將刀還給何二，當下又要了兩壺酒，和二人暢飲，有搭沒搭談著，竟把二人灌得醉爛如泥，沉沉睡去。幼德便去店家說明，傳了當地保正，毫不費力將二人拿下，次日帶回衙門。林公升堂提訊，何二自知無可抵賴，供道：「那夜去行竊，越牆而入，正擬入房竊物，不料犬聲狺狺，驚醒事主出視，我就開門而逃，事主跟蹤追出，將我發辮一把拖住，我爭脫不得，不得已抽刀將他刺死；正想走路，不料又追出一個少年來，我就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也把他分心一刀刺死，連夜遠走高飛。不料逃到潼關，遇見那位頭兒，露了口聲，才被緝獲。」林公命他畫供，備文申詳刑部，等到部文復轉，何二梟首示眾，咸陽知縣革職充軍，何德和王三也按律治罪，一場冤獄才得平反。由是，林青天之名，婦孺皆知。

一日韓城知縣趙煥文晉謁林公，因朱姓疑案，稟見請示。

林公默察案情，甚為複雜，非親自勘問不可，便命趙煥文將全案人犯卷宗解省，由本司親自審理。煥文領命而退。隔了幾天，把卷宗及人犯解至臬司衙門。林公先把卷宗披閱一過，方知是韓城縣屬有一朱家坪，坪中住戶朱姓居多，與城中胡姓世為婚姻。胡氏有女秀姑，嫁朱有成次子小成為妻。有成家道小康，共生二子一女，長子早夭，次即小成，三女閨名淑貞，幼年許字於瞿姓，已擇定吉日，行將出閣。雖嫁期僅隔兩日，忽然淑貞被人殺死在臥榻上，闔家驚駭！秀姑枕屍痛哭，有成一面向瞿氏告，一面請縣官蒞驗。未婚婿之父起凡關係表戚，時常來往，得訊趕到，喝阻朱家婢僕，不准擅動各人臥房中的什物，吵鬧一番。恰好前任韓城知縣和仁到場驗屍，驗得刀傷咽喉，氣食二管俱斷，委係被戕身死，填具屍格，檢視門戶屋頂，絕無痕跡。縣官便諭屍屬，買棺收殮，靜候緝凶。此時瞿超凡上前，請求搜檢各人臥室，和仁遂入各室嚴搜，果然在秀姑隨嫁婢小桃枕邊，得一私函，上稱小桃姐，下邊署一瞿字，並無名字，函中寫著：耳目眾多，事宜緩圖，請姐早晚留神！將來我與秀姑，決不負姐！淑貞前不可輕泄。

和令得了此函，以為是謀殺證據，傳示眾人，都瞠目不知所對。小桃目不識丁，莫名其妙！和令就提秀姑、小桃至前，將函中語意，追問二人。小桃極口呼冤，秀姑亦然叫屈。和令哪裡肯信，屢次刑訊，主、婢受刑不起，含糊認服，和令遂擬秀姑以戀奸謀斃小姑減口罪論死，小桃為從犯。秀姑父得悉，急赴臬台衙門上控。前任俞按察閱案，以為和令有草菅人命嫌疑，那時和令恰因他事註誤提空，委趙煥文代理韓城縣知縣。

此時俞臬司也因為自己調任他往，雖受了狀辭，並未親提勘問，但命代理韓城縣知縣趙煥文重行審判。等到林公接任，故趙縣令即行稟見，將審詢此案經過情形，詳述一番，請示機宜！

原來煥文到任後，密派乾役，拿淑貞未婚婿瞿如玉到家鞫訊，初尚抵賴，直至傳小成對質，方才照實供認。如玉此人，本是個輕薄少年，因與朱姓本屬老親，時常往來，他見小桃嬌小玲瓏，就看上了眼，時常背人與她勾搭。小成屢次看在眼裡，都未聲張，及至被傳，才行供出。及詢，如玉卻稱：「私函不是咱寫的，可對筆跡。」縣官令給紙筆，如玉疾書數十字呈案，果然筆跡不符，只好暫行收禁。

林公命他把全家人犯親提審訊，各執一詞，並無確供。林公先命瞿如玉照存案私函書寫一紙，筆跡果然不符；又命小成也照私函書寫，小成辯稱：「死者係屬胞妹，奈何要咱對筆跡！」

林公見他不肯寫，覺得可疑，遂喝道：「你不對筆跡，無以折服凶首，快快寫來。」小成不得已，照錄一紙呈案，雖則故意矯飾，筆鋒自不可掩，竟與私函如出一手。林公便向小成道：「筆跡既符，你還敢狡賴麼？」小成力辯道：「小民沒來由，為什麼要謀殺胞妹？就算筆跡相符，也與胞妹被殺絕無關係。」

林公命將小成帶過，復提如玉至案前問道：「私函不是你親筆，何以敘你的姓？你要脫罪，從實供來。」如玉供道：「青天大人明見，此函實是小成給我，轉授小桃，遞與秀姑觀看。據他說：因嫌秀姑貌丑，打算休妻另娶，苦無出妻把柄，特用此函，陷秀姑於不貞，借此休妻。我本不肯，他說如其不替他辦，他便將我和小桃的事宣揚出去，無奈才轉給小桃，不知她如何把來藏在枕席之下？至於淑貞被殺，實不知情。」林公見案情更覺離奇，但終不外奸殺與怒殺兩途了。當下又提男女傭人到堂，逐一訊問，先問如玉同小桃的關係，眾口一詞說是二人確有首尾，時常混在一起的。林公又問道：「被殺的小姐，平日為人如何？可有男子往來？」那一干丫鬟僕婦，沒口地說道：「淑姑守身如玉，為人和善，就是瞧見姑爺到來，尚且遠遠不遑，莫說不相干的男子。老天無眼，如此好人，卻派她慘死！總望青天大老爺替她伸冤！」

林公揮手令僕婦們退去，再向如玉說道：「本司初疑此案是奸殺，現經多人證明，死者是個守身如玉的處女，即可斷定不是奸殺，定是妒殺。你生就浪子的骨格，對於女色，定獻愛好，除卻小桃還有幾個外遇？從實供來。」如玉供道：「外遇除小桃外，只有個屈大娘，她與死者比鄰而居，前日聞悉我吉期將屆，和我爭吵過好幾次，要我強逼退婚，我因她是個寡孀，不能與她成為正式夫婦，婉辭拒絕，她因此懷恨，曾說：『必須設法破壞。』此後她絕不與我往來了。」

林公點頭，立刻標了硃簽，提屈大娘到案。不多一刻，將屈大娘提到，既有如玉做了佐證，自然一鞠而伏，供稱不願見薄倖人與人成花燭，故於深夜從露台上越過朱宅，乘淑貞睡熟，將她殺死。當即判秀姑、小桃無罪開釋，屈大娘論了抵罪，小成、如玉行止不檢，存心不良，各責手心二百，命家長領回嚴加管束。一重疑案，就此大白。

林公在任，對於類似此等案件，大小平反數十起，政聲卓著，旋即升任江寧布政司。林公接奉上諭，赴辦移交，一面先派紅娥護送鄭氏夫人及子女，回轉侯官故里讀書。林公等了新任臬司到省，移交印信，然後帶了張幼德、楊彪等取道向江寧而來。此時賴恩爵、周培二人已由林公保舉實缺都司，裴雄患病身亡，趙猛因家事先行南歸，只有張、楊二人不願為官，始終跟隨林公辦事。行李物件，林公派常福押著，先行動身；張幼德、楊彪保著林公，扮作商人模樣，由陝入鄂。時值暮春三月，一路觀看沿途風景，頗不寂寞。

一日行抵湖北宣城地界，忽然陰雲四合，陽光匿跡。林公向幼德說道：「今日天氣悶熱，恐即時下雨，哪裡有客店可以休息？」幼德抬頭四望，見前面樹木森森，好似一座市鎮，便向楊彪問道：「前面是何市集？你可認得？」楊彪望了一眼，答道：「記得前面是周家阪小村落，不知有無客店。」說罷三人催馬前行，進了村口，瞧去有四五十家住戶，卻並無客店，並且連廟宇都沒有。天空的兩點，已絲絲而下，幼德便請林公向人家門前暫避。正待向那村戶要求借宿，忽見裡面走出一個年約三旬的莊客來。幼德趕上一步，拱手施禮道：「莊家請了，我們趕路，不料下起雨來，阻了路程，行走不得，不敢動問貴莊尊姓？」莊客答道：「我們莊主叫周春發。」楊彪聽了，插言道：「有煩莊家入內，代稟一聲，說有楊彪來拜謝莊主。」莊客聽說，忙把楊彪上下打量

了一眼，問道：「客官可是和我們莊主是舊識？」楊彪含糊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莊客連忙轉身進去。不多一會，同著一個五十光景的老者走出來。那老者生得五官端正，面貌慈善，一見三人就含笑問道：「哪位是楊彪？」楊彪連忙上前拱手行禮道：「在下便是，向在陝西協順鏢局走鏢，今隨兩位商客，要往安徽辦貨，道經貴處遇雨，不揣冒昧，登門拜訪，乞賜一席之地避雨，容後酬謝！」春發一邊答道：「請三位裡邊寬坐。」一邊吩咐莊客將牲口帶入後邊喂料，自引三人走到客堂中，分賓主坐下。

林公見是三開間敞廳，裝潢雖不華麗，卻收拾得纖塵不染。

小廝送過茶，春發就向林公問道：「足下貴姓？這次到安徽辦什麼貨物？」林公答道：「在下姓林，向來販買絲綢。莊主在府上納福，栽種多少田地？」春發微歎道：「祖遺七百多畝糧田，把俺身體纏住了，住在這種村野地方，好似沒王法的一般，常受強人欺侮，說來真是可惱！」林公問道：「太平世界，何來大膽強人，敢欺侮莊主？」春發答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三位不嫌碎煩，待在下細細說來：離此約摸二十多里，有座八疊山，素來是很太平的。不料數年之前，來了一個散匪秦昌，譚號人稱鐵頭太歲，力大無窮，佔據八疊山，手下招了一百多名嘍囉，居然橫行無忌，每年到收成時候，硬來借糧米一百石，不能短少一升半合。」林公插言道：「既如此，你為什麼不去報官呢？」

春發答道：「客官哪裡知道此間之事！報官請兵，猶如飛蛾撲火，自速其禍！前面許家阪的許大郎，也因秦昌屢次借糧，悄悄地趕到府裡報案，派來百來個官兵，到來便需索百端，一切供應，所費極大，臨了兒被強盜殺得大敗而逃。秦昌因是銜恨許大郎，派嘍囉放火燒了他的莊院，弄得他存身不得，只好拋棄田地，逃往他方。自此以後，誰還敢去惹禍招非，請兵捕剿呢？若說借糧呢，倒也罷了！現在秦昌的老婆死了，不料他竟看中了小女仙珠，派一個叫轟天雷裘獅的，硬來做媒。我回答他小女自幼許字萬家堰蘇姓，裘獅只做不曾聽得，拋下聘禮，竟自去了，直到今天，送吉期帖子到來，說明即日黃昏，就來迎娶。老漢膝下無兒，只生一女，哪裡捨得她嫁給強盜呢？我正在焦急，毫無意緒。三位大駕光顧，招待不週，望勿見罪！」

林公問道：「莊主打算怎樣對付秦昌呢？」春發答道：「我只將女兒藏到別處親戚家寄頓，強盜來時，只拚了這條老命，與他相搏罷了。」林公道：「如此卻不妥當。在下倒有一計在此，只不知莊主膽量如何？」春發道：「若是客官端的有妙計時，老漢水裡火裡多去得，還望客官直說。」林公道：「這位張幼德和他的高足楊彪，都是武藝超群的好漢，你只須傳齊合莊莊丁，叫他們鳴鑼呼噪，助助威勢，那兩個盜魁，自有張、楊二位對付他，包管一鼓殲滅，永無後患。」周春發聽了大喜過望，便一面傳令莊丁，預備一切，一面擺酒款待三人。正在飲酒，忽外面一棒鑼聲，強盜已到莊門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